

共產黨人

第一部・第一卷

阿拉貢著 葉汝璉譯



平明出版社

人 黨 產 共

第一卷・第一部

(一九三九年二月—九月)

著 貢 拉 阿

譯 璉 汝 葉

新 譯 文 叢 刊

一九五二年二月初版 0001 — 5000 册

• 版權所有 •

原書名 LES COMMUNISTES

原作者 L. ARAGON

原出版者 LA BIBLIOTHEQUE FRANÇAISE. 1949

平 明 出 版 社

上海油庫路八十二號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定價人民幣一萬三千元

共產黨人

序 篇

五天以來，一羣眼睛裏含着對敗績的憤恨和對命運的驚悸的人們，跟一股堵不住的、沮喪的奔流一樣，從國境的缺口，橫跨東皮瑞萊。○涵湧而來，受着軍警們的粗暴的接待，他們本來以爲在那兒碰到的一定是一致的哀痛和法國人的熱心呢。五天以來，他們出現在所有的公路上，有的步行，有的坐在雙輪貨車上，有的坐在滿載的大卡車裏，身邊堆着帶出來的那些可憐的東西，這些東西都已經成了被掃蕩掉的過去生活裏的，叫人看了心酸的遺跡了。五天以來，他們就在一班手足無所措的官員們的紛亂和驚惶裏而沈徙，那班官員什麼也沒料想到，既沒想到從西班牙退來的難民，也沒想到收容所，傷者的血，因力竭而倒在道上的婦女，在泥濘裏死去的老人，迷失在四鄉裏又碰到的小孩……

在潑爾皮亮，有一個約莫三十五歲的男人下了火車，他身材高大、細長，頭髮棕色並且相當紅潤，二看上去他就是一個教員的樣子。他是支援西班牙知識份子委員會派來的，這個委員會是由科學院院士、得諾貝爾化學獎金的余勒·巴郎先生所主持的。皮艾爾·

○法國南方的省份，與西皮瑞萊、潑爾皮亮爲共省會。

高麥宜最後才把他的校長說服了；他說有成羣的教授捲入了流亡，而大學界的榮譽是與這次義舉息息相關，再加上巴郎晒的名字是有它的份量的，況且他的同事莫羅答應了替他代一個星期的地理課；皮艾爾搭的是夜車，整個旅行中間，由於一種思緒的撩亂，他一路上都睡不着覺，沒有合上眼；他那種思緒的撩亂，跟在那些日子裏對許多人發生的情況一樣，是因西班牙戰爭的急轉直下而引起的。往年他不是同教職聯盟代表團一道到過瑪德里的嗎？他心裏同時感到的那種驚愕和熱狂，就是全法國人在看到皮瑞萊山那邊的西班牙的消息的時候所有的雙重感情。然後，緊跟着一下子，人們在法國報紙上看到了那日漸成形的急遽的轉折，西班牙人民由於新主子們的原故而被拋棄了。在巴黎，人們在人民陣綫的偉大的示威行列當中，把他們的心跟一張張五法郎鈔票一起朝那舉着拳頭的青年們扯着四角的、紫、黃、紅的長形西班牙共和國的國旗裏面投進去。在巴黎，對於這種難以相信的事情，這種顛覆，這種進入歷史的歷史之否定，這種發生在城市和鄉村的悲劇，這種屬於公子哥兒們的、弗胡哥長槍隊的、摩洛哥僱傭兵的勝利，在巴黎的人們怎麼能夠具體的加以想像呢？皮艾爾曾經想要在『自由』的創痛上按它一把；對他非得有摸得着的災難的鐵證不可。可是在他中學裏呢，同着這幫托衣和巴希的貴族的學生，就是同事們當中的

○ 爲巴黎第十六區內的資產階級的兩個住宅區；布瀾威尼埃街，亨利·馬爾丁路和貴族的讓松·得·薩易中學均在巴希地帶。

氣氣，也都成了懷疑、嘲弄，還交織着某些人的冷心腸的心滿意足。動一動吧，動一動吧……於是當這個支援委員會一成立，他就……

籠罩着這個城市的這種灰沉沉的白天，在皮艾爾·高麥宜下火車的時候，使他在旅途中過久的失眠的神情更顯得完全了。他額骨上的斑刺因為沒有睡覺而發燒。教員的黑眼睛已經把一切都看成地獄的過道了，他捏着小提包，把外套的舊絨領子捲起來，因為天氣潮濕又有點涼，他的鼻子都紅了，他有點拱背，這是他的老脾氣，他趕忙按着在巴黎人們告訴他的那個地址走去，那兒有位同志已經替巴郎晒的委員會設了一個辦事處。他早先在潑爾皮亮教過書，所以用不着問路。街上那種不尋常的，又憂鬱又激動的行人的來往，您想想吧，對他比對一個在這裏下車而絲毫不熟悉這個城市的陌生人是更加來得敏感的。他看到許多警察。公家車輛的來去叫街道有了一種不自然的生氣。一羣羣的人在空場上聚談。這種大難臨頭似的天色，寒冷和街道的齷齪跟那些人的行列倒怪相襯的，皮艾爾每走三两步都要碰上那些人羣，他們都是蒼白的、襁褓的，有的穿着軍服，由法國兵——全副武裝的殖民地的軍隊——押送着，而且再走一節路就要給關起來了。他們有的頭上繫了繃帶，或是胳膊懸在繃帶上，掛着隨手綁上的灰灰的帶血的小布條兒，有的扶着手杖……

烏斯特利克是這兒委員會裏的人。他是個矮胖子，已經有兩天沒刮臉了，南方人，俄德省①的小學教員，正像此地人家管他叫『山巴佬』的。他倒是個很適合眼前這場惡夢

的一個人物。這個人生來是享受太陽、懶惰和幸福的這麼一塊料，他給眼前這個光景加上了他的嘆氣、他的絕望、他的完全的無能、他的狼狽這一套的伴奏。『怎麼辦呢？』他說，『有什麼辦法？就我一個人在這兒。省政府裏的人……唉！如果您知道……那班窮凶極惡的傢伙，窮凶極惡的傢伙……而且組織也祇能做到這一步，但是……組織能做到的……』他不知道對這個才來到的長着長鼻子的人，叫他先生好呢還是叫他同志好，他的話裏帶着捲舌音，碎玻璃的聲音似的。他完全喘不過氣來，跟一個剛跑來的人一樣。對於皮艾爾說，不需多久他就明白這種錯亂的實在根據，也許這種錯亂會對他顯得怪可笑的，如果街上沒有這些沮喪的難民隊，那些被禁閉在學校操場上的婦女，那簡直就是一羣驚慌的畜牲似的人嘛，還帶着她們的孩子，她們的苦難，飢餓，污七八糟的東西，而且連擋一擋寒風的東西都沒有……那些沒人管的房子，沒屋頂，沒窗戶，充滿着腐爛的氣味，病人和受傷的人在裏面亂七八糟地躺着，沒人照顧，沒有醫生，祇有一個又窮苦又勇敢的穿着護士衣服的婦人看着他們，她每說三句話都要合一次掌，她的蒼白的嘴唇唸叨着，面頰哆嗦着，她把所有來的人都當成被期待的外科大夫，因為那邊有一個腦蓋裂開了的男人在大聲叫着……

正如那傢伙所說的，組織祇能做到這一步。自從皮艾爾開始訪問那些機關、人民救濟

會^①，黨的組織以來，他又找到了他認識不久的幹部：於是，在這種畏懼中意識到的另一種畏懼攫住了他，所謂這種畏懼就是警察和一羣羣人殘忍地、欺騙地、頑鈍地、可鄙地發生了衝突，這種衝突極無情地攪亂了對進行援助為敗仗的旋風席捲的千百人的工作，混沌了忠誠，粉碎了心的活力，欺罔了善良的意志。另一種畏懼呢，那就是叫人懷疑到無組織、紊亂和無能為力可能是更要壞的事情。憑空地，有些不可理喻的破壞輿論的壞蛋們，在各階層裏，他們的目的彷彿在侮辱國家和使全部人道的努力歸於失敗。在各階層裏。有了辦事處。有的是巴黎的命令。有的是這些人，他們就在帶着一種悲天憫人的口臉，談着失利者的當兒，彼此讚嘆這一切都得要得，可是他們又說現在得跟弗朗哥打交道呀，他將是我們的鄰邦，而且像那位參議員韋思貢第（J. F. S.）的傢伙說的，法蘭西共和國的利益應該放在西班牙共和國的利益之上。關於韋思貢第，這個髮辮拂着腦門的、醜惡的矮老漢，烏斯特利克是說不完的，他幾乎每一步，每辦一件事情都撞上了他，而且他經常跟省長說：『省長先生，您沒有想想：，您要讓弗朗哥不痛快的啦！在我們要恢復邦交的時候，我們將說些什麼？：這是明擺的：我和達拉第』已經談過，我知道他的看法：』

① 為當時法國參加入民陣綫的政黨之一。

② J. Daladier（1884—）法國激進黨人，生於法國東南部渥克紐斯（Vaucluse）省。歷任部長總理等

職，一九三八年四月十日起至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一日止任戰時內閣總理。

這才是幾個星期的事兒：英國剛決定派個觀察家到布爾哥斯①去……而我，作爲「外交委員會」的委員，我很可以告訴您：這跟他巴郎有什麼相干？可笑，這班妄自尊大的知識份子。而且如果得聽從這兒的人：瞧，比方萊奧波勒·羅克這傢伙：他是把一切事情看成把一塊蛋糕切開兩半的那麼方便……照他看，共產黨人是要得的，而別人都可憎……您想：我是不是算把他們看透了！在歷屆競選會上我就眼看他又在搞而我心裏就嘀咕：好啦，我的萊奧波勒又來啦……他還找補了一句：余勒·巴郎晒頂好還是搞他的試驗管去吧……人們不知道類似的言論把省長季德考夫斯基先生影響到什麼程度……不過要是這類言論對他不起作用，那倒不是韋思貢第的錯兒！『這個不要臉的、信口雌黃的傢伙，』烏斯特利克說，『有他在場就不可能插進一句話……』當地存在着地方性的政治的情況，就是說：那班人有變天的想法，而那班人就是快三年來都不敢公然承認等待弗朗哥勝利的傢伙，而且在支持共和國的人們裏面有政敵，在難民隊裏還講你我，對快死的人，對飢餓者也存着管這個不顧那個的偏袒。要想在那裏建立任何秩序是不可能的，因爲這些暗地裏搞着的鬭爭，因爲有着片面的道理的這一派人和那一派人的發狂的慾望；而且那裏還有那種無政府狀

①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弗朗哥在西屬摩洛哥發動奪取西班牙人民陣線政權的戰爭，同年十一月十八日

德意兩法西斯國家即承認弗朗哥於西班牙北部布爾哥斯所成立的叛軍政府；但是戰爭延至一九三九年三月底始告結束。

館，西班牙共和國就因為它而送了命的，它的傳染，搗亂份子的到來，他們存心想把他們的敗績變成他們私黨的勝利，還有那種他們不肯承認的恨，恨某一種特殊類型的男人、女人以及小孩，他們之所以說不出口是因為共產黨人在法國是合法的；可是大家都知道人家反對他們不過是喊喊，作個樣子罷了，叫他們無政府黨也好，暗殺黨也好，隨你高興；可是一下子，在這裏，謊騙是顯而易見的了，並且『赤色恐怖』也露出唯一的面貌了。

在前一天晚上到達的難民都擠在一幢房子裏頭，在那裏的難民同志們已經有了登記證。在這些難民裏面，人們注意到一位老人因疲憊再加上氣喘病已累得精疲力竭了。據說，他是瑪德里大學的一位學者。烏斯特利克同高麥宜一道去省政府替他請求證件和准他們領他去巴黎。他們從這個辦公室走到那個辦公室，還陪上許多禮貌，經過一個多鐘頭，人們拿他們倆個當樂子看，而等到他們已經開始要失望了，在這時候，省長辦公室裏的某人忽然把瑪德里教授的名字搞清楚了，兩分鐘之內辦妥了一切。那個人是個很出衆的青年，人家儘管說他是『法國社會黨』（P.S.F.），但是他是古典學校①出身的。『韋教授嗎？』他驚訝地說道，『他可就是論羅蘭之歌裏的人名的阿刺伯字源那本書的作者呀！』管他韋思貢第怎麼說！反正他不是內政部長！何況他溜了，他剛才跟我說的：他去昂狄

① 設於巴黎，以造就淵博的圖書館人材及古文字文學學者為宗旨的國立學校。

卜○嘍：滾得好！聽說阿泰爾海濱①的氣候好：他倒好，把壞天氣和倒楣留給我們不管了！『烏斯特利克天真地想起來說道：『如果省政府裏有很多人像高地埃先生，那事兒就好辦了！』高麥宜搖搖腦袋。他挺不信服這件事：如果再多個把玩弄字源學的人，那對擁護西班牙政府的人的工作會有什麼了不起的幫助呢：在滿是灰塵的一家小舖子裏，舖子裏的一角有幾堆文件和一架丟在那裏的印刷機。這就是支援委員會的會址了。章教授來到這兒了。他是個老人，他的雙臂縮在一條別人給他圍上的褪色的毯子裏，他用一雙又瘦又變了樣子的手蒙住臉在哭。他在路上丟了妻子。他知道他再也見不着她了。她有心臟病，三年來沒有出過家門：甚至當瑪德里被炸的期間：他哭着，而且老態龍鍾地自言自語着。『他在說什麼呢？』高麥宜問道。但是烏斯特利克聳聳肩，上氣不接下氣地答道：『不足為奇：他做得跟別人一樣：，他是個社會黨：他在詛咒勃魯姆②。』』

這條山隘間的路通過兩個小山間的窪地上的邊界村子。打法國這邊來的人們就從一些小房子中間走下去，這些小房子多半很久就沒人住了。而後，到了停下來檢查證件的

① 避寒勝地，港口，位於法國南方濱海阿爾卑斯省境，地中海北岸。

② La Côte d'Azur，指法國濱地中海的地區，特別是指東部海邊。

③ 法國社會黨人，人民陣線時代的總理，一九四六年復任總理，一九五一年死去。

檢查站。在離巡警軍防地有一百公尺遠的地方，在一根拉着的鐵鏈後面，有一節路劃分了法國的國界。從另一邊呢，這條大道又上到西班牙的村子，這些村子此刻如果沒有這一羣全在等着進入法國的、不安的、逃亡的人和共和國士兵們的話，那是跟法國那邊沒有什麼兩樣的。

幸虧這位玩弄字源學的傢伙，高麥宜和烏斯特利克拿到了一紙省政府的通行證，准許他們過境到西班牙那邊去找那些走運的被簽准入境的知識份子。從昨天晚上起，流亡的人羣減少了，大隊人羣一概得在這道太平門外打住。一些汽車，摩托車的開到，這，宣告弗朗哥來了：有些可憐人一直走到法國防地來央求人們准他們入境。但是大多數的人，還是留在屋內，院子裏，街心，躺在車子上，在露天露宿的，都好像湊結在一種尊嚴和一種極端的藐視裏面。經過潑爾皮亮的混亂，驟然來了這麼一種西班牙人的沉靜。穿着黑衣的婦女們，牽着她們衣裙的孩子們，把槍夾在膝間的男人們，臉上都帶着陰沉的堅決的表情，在那裏等着，有人就問他們到底能等着什麼。

兩個代表在西班牙兵站裏跟軍官們在商談，他們講的盡是流亡的故事，可怕的一星期當中發生的意外事件，巴塞隆納[⊙]最後時刻的趣聞：他們在那些等着的人們當中能認的出律師、工程師、教員、醫生來嗎？

『呵！是的！』年青的隊長說，『有一個醫生，不錯，有一個醫生……』他就打發人去找他。這個大夫怕有五十歲了，他戴了一付丟了一塊鏡片的眼鏡。他是個粗壯的男人，他的臉色卻跟煙捲紙一樣。一雙挺小的手老在顫抖着又揮動着；他一邊談話一邊拿這雙手，用一種老是重複的手勢，在面前揮動。不行，他不能接受。法國先生（Doctor）倒怪好的。可是他並不願意過境，因為他有一個傷員留在這一邊。並且所有這些人裏面沒有一個醫生……烏斯特利克於是就無法叫他過來。

他們跟大夫一道去看傷員。有人已經把他移到同街平齊的灰石階下面的地窖裏了。他在担架上低聲喘氣。他那樣子活像一個倒下的巨人。他雙手按着肚子在喘氣。他的小腿上也有傷口，他的鼻翼緊閉着又扇動着，面容是陰沉的，眼睛好像陷入腦袋裏面去了，鬍鬚發青……

『他救得了嗎？大夫，不成了嗎，你看他救得了嗎？』

一個法國人的聲音用法文在暗處說出這句話。高麥宜斜過眼睛去，看見一個男人坐在一個提包上，一個寬肩膀的傢伙，穿着一身像民服又像軍裝的衣服。

『法國人嗎？』他說。大夫說是，他還低下聲說：『您瞧……我是不能丟下一個傷員的……』傷員嘆了口氣，迷惘的眼睛朝亮處轉動着。他說了句什麼話。那個法國人就問了：『他口渴，他是說他口渴嗎？能不能給他一點水喝呢？』大夫說，頂好是別給他喝。『法

國人嗎？『高麥宜又問那個人。這差不多不是一個問題了。那個人跟他們一塊兒到外面去了。』

這個高大的怪傢伙，正當年富力強的青年時期，他穿的那身怪裏怪氣的衣服，國際縱隊式的上衣連着褲子的工裝；身上佩着刀劍的皮帶，背着槍，還有子彈袋，一看上去就看出他是個法國工人。皮艾爾心裏這樣想：怪了，連他的鬍鬚生得都跟我們不一樣。還有那種學他不來的戴圍頸的方式：把一條棉圍頸纏在他的頸子上。

這傢伙腦子裏一心只想着受傷的伙伴，昂東尼奧。他差不多聽不進烏斯特利克跟他說：他可以跟檢查站商量商量看，那兒的警士並不太難對付，會讓他入境的，既然他是法國人。可是他呀，他也是不想離開昂東尼奧的。他是個巴黎的傢伙，打一九三六年底就參加縱隊了。開頭的時候他挺不愛開口，後來不知道高麥宜關於縱隊說了什麼，也許嘴上提到馬爾梯^①的名字吧，於是一下子他就和善起來了，甚至於問：『你是同志嗎？』『怪了，我看出來啦：，你知道，我是必須回國的，可是昂東尼奧：』

關於這一層那是沒什麼道理的。昂東尼奧是撐持不了多久的。像這個肚子帶彩的傢伙，在當時他們所處的條件下，能有什麼法子呢？哪想到：剛好飛機丟下的一顆炸彈正掉在昂東尼奧他們護送難民來的行列上：『你們不知道的，』法國人說，『昂東尼奧：並不

是因爲他是咱的戰友……這可真是一個損失……像他這麼一條漢子……昂東尼奧，嚇，他媽的……』

他因此淌着汗。『那麼，同志，』皮艾爾說，『你總不能就把別人給你的機會白白丟掉呀……你又不知道縱隊的一些傢伙現在在幹麼……我們有省政府的通行證，可以把你帶過去……碰一回運氣……昂東尼奧……可惜，不過，既然跟你說了：他是完蛋啦！你叫什麼名字呀，用什麼名字填通行證呢？』布郎沙爾·拉烏勒(Blanchard Raoul)……a字結尾，布郎沙爾……一九一零年七月四日生在巴黎……讓我去跟他說一聲，跟昂東尼奧……』

他又回那地窖裏去。他一隻腿跪在地上，他慢慢用手分開傷者的頭髮，用他的手絹，一塊從前也許是手絹什麼的替他擦擦額頭，說：『昂東尼奧……昂東尼奧……你聽得見我嗎？』傷員喃喃的說了些聽來不大明白的什麼。『你聽得見我嗎，昂東尼奧？聽着……昂東尼奧，一定要活下去……你懂得我的話嗎？一定要活下去……別以爲我丟了你……你明白的，昂東尼奧，繼續戰鬥……我必得去了，昂東尼奧！呵？昂東尼奧，你聽不見我說話嗎？是嗎？……我不把你丟下的……這兒有大夫……別聽旁人瞎說……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傷治好……，咱們要繼續戰鬥……，什麼也沒丟，昂東尼奧，什麼也沒丟……，有人就要領你進醫院，你會好的……，聽着，牢牢記住這件事：等你的傷好了！呵！他不再聽我說了！昂東尼奧！昂東尼奧！』昂東尼奧揚起他的手，他想說什麼卻說不上來……